# 唯有书香能致远

□申宗鹂

上世纪50年代，我出生在一个江南水乡的诗书世家，打记事起，每逢周三下午（父亲公休日），我的父亲总会习惯性地钻进老宅后花园西北角的一栋两层楼，二楼摆着满满好几架子书籍，有《史记》《古文观止》、诸子百家、唐诗宋词……父亲半躺在藤椅上翻着书，颇有鲁迅先生笔下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春夏与秋冬”的意境。

我上初中的时候，父亲携着年少的我下放来到苏北农村，住进了一间冬凉夏暖、泥墙草顶的茅屋，从锦衣玉食到粗茶淡饭不消说，老鼠在床头被脚活蹦乱跳，我们父子俩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相依为命，物质上的贫匮，精神上的空虚，对年少的我来说，那是一段迷惘的岁月，我看不到未来，不知道是否会穷尽一生老死在这个穷乡僻壤，为了打发、消遣时间，父亲凭记忆默写下《古文观止》《唐宋八大家》等名篇，夜间，逐字逐句边读边解释给我听，“肚子里多点墨水没有坏处”，父亲这样对我说。

我的祖上申时行中过状元，当过帝师、首辅大臣，到我曾祖那一代家道开始败落，我祖父早亡，父亲十岁上就给人当学徒做工，挣了一份产业后，买地盖房，却不忘自己是读书人家的种子，在后花园盖了一间藏书楼，鼓励子女多读书，在父亲的熏陶下，我的哥哥、姐姐们都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清华、复旦等高等学府，而我，却因生不逢时，中止学业，远离故土。父亲深知儿子的苦闷，常以《孟子》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也”和《滕王阁序》“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里的诗文来鼓励安慰我，“安心读书，总会有出头之日”，温暖的话语使我在恶劣的环境中燃起了对生活和未来的憧憬。

我和父亲返城后，住在一间小阁楼里，邻里间吵嚷纷扰，闹得素喜清静的父亲不堪烦扰，兼之在苏北农村那段日子的磨难，身子骨衰弱，于一日中午，突发脑溢血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1978年恢复高考，我以“引锥刺股”的拼劲儿终于被一所师范院校录取，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刻，脑海里顿时浮现了父亲耐心讲解诗文的身影，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也为我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，可惜，父亲却再也无法与我一起分享这份喜悦，思至此，我热泪盈眶。

大学毕业，我在一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。后来，国家落实政策将被没收的老房退还本主，我走进老房子杂草丛生的后花园，推开藏书楼那扇虚掩的木门，踏着“吱吱嘎嘎”的木楼板走上二楼：茶几、藤椅、空荡荡的书架落满灰尘、蛛网，别梦依稀，恍然间，我看见藤椅上半躺着一位面目清癯的老人在读书，蓦然，他抬起头，冲我微笑，“父亲！”

等我回过神来，藤椅上空空如也。

我将藏书楼上上下下打扫一遍，书房里弥漫着父亲的味道。藏书楼的书架上渐次充盈起来：《辞海》《史记》《古文观止》《资治通鉴》《复活》《乱世佳人》……这些都是父亲以前珍藏的书籍。闲时，我会泡上一杯炒青茶，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安安静静半躺在藤椅上读书。女儿长到3岁，就自己摸上楼，探着小脑瓜，缠着我讲书上的故事，渐渐地，干脆自占了藤椅。一张藤椅，坐了三代人。

后来，老宅拆迁，藏书楼消湮得无声无迹，唯有那一缕书香却世代相传，致远而弥香。

# 最美书香路

□冀军军

如果说母爱是一湾温软的水，滋养生发，润物无声，那么父爱便是一座挺拔的山，遮风挡雨，丰盈心灵；如果说父母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任老师，那么父亲对知识的热爱更成了我精神的灯塔，一直不离不弃地指引着我，带我走进一卷卷散发着油墨芬芳的人生长廊。

回想起来，父亲讲的故事是开启我知识之门的启蒙钥匙。孩提时最喜欢听父亲讲故事，父亲的脑里总是装满了各种或神奇或惊险的故事，将各类人物的辛勤与善良、机智与勇敢、恶毒与自私都展现得绘声绘色，每天一有空我就缠着他讲，什么“大禹治水”“梨山救母”啊、什么吴道子送画帮孝子、王进修妙招除恶霸啊，我总也听不够。

记得我曾好奇地问父亲：“你怎么知道那么多的故事啊？”“我从书上看来的，等你长大了，多看书，你能知道更多的故事。”那时父亲的确有很多书，一箱一箱，大多是线装、黑白印刷的，里面密密麻麻排满了我不认识的方块字，很多已经纸张发黄了，但都保存得完好无损。在当时的我看来，那是一箱箱不为我所知的宝藏。

上学前班时发了崭新的课本，父亲找来牛皮纸，给我的课本包上一层厚实的封皮，然后分别在正面工工整整地注明“语文”“数学”，并写上我的班级和名字。从那以后，父亲经常早早地叫醒我一起起床，不忙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一起学习，他看他的书，我读我的课本。我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他，他有时也拿起我的书检查我背诵课文，或者握着我的手教我执笔写字。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认识很多很多的字，这样就可以阅读父亲那些厚厚的书本，读懂父亲书里那些神奇的故事了。

后来我读初中，住校了。每周末回家和放假在家时，父亲时不时地拿一些他写的东西给我看，有仿古的五言、七言诗，有短小的记叙、议论文章，咨询我的想法，让我帮他修改、补充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我感到自己学会了很多，很“厉害”，已经可以给父亲帮忙了，无形中树立了坚定的自信，自己也以游戏的心态尝试着写一些稚气的文字，那时的习作虽然水准不高，却为我在思想上安装了一台强有力的马达，为坚持读书学习增添了不容置疑的动力。

时光不啻春秋度，转眼沉浮半百年。记忆中青松般伟岸高大的父亲，不知不觉已经变成秋日的白杨，苍苍灰发沾满了岁月的风霜。而我始终是他心中放不下的“弯弯绕”，前几天吃饭时，他又一次郑重地提醒我：“找时间要多看书多学习，记着‘活到老，学到老’，满足于安稳的工作和一日三餐，实际上就是退步。”

我知道，不管我长到多大，离家多远，都始终生活在父亲思想的光芒里，幸福在父亲的关爱里。有人说，皮相只能给你数年的光鲜，唯有读书和学习，才能给你一生的优雅和安宁。我将一直顺着父亲指明的道路往前走，走过身边或美丽或险峻的风景，踏过世间或平坦或坎坷的旅程，书香相伴，阔步前行。

# 大师谈读书

□汪亭

读书可以认知自己，了解社会；可以增进学识，提升修为；可以洗涤内心，净化灵魂。

一个爱好读书的人，必将是一个有智慧、有心胸、有希望的人。古往今来，大师们的智慧人生都离不开书籍的滋养。对于读书及方法，他们有着自己的态度与见解。

学者胡适认为读书必须精读和博览。精读要“眼到，口到，心到，手到”。“眼到”须字字认识，不可随便放过。“口到”须句句念出来。“心到”是每篇每句每字的意义须用心考究。“手到”是将看过听到的知识做一些提要说明，然后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记述。

理想中的学者，既能专业精深，几乎惟他独尊；又能旁搜博览，几乎无所不知。这样的人，对社会极有用处，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。读书的目标，胡适认为：“为学要如金字塔，要能广大要能高。”

武侠小说家金庸曾在《艺术人生》节目中，讲述了一段关于读书的看法。主持人问金庸：“您写了一辈子书，您怎样评价读书？”金庸回答：“读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。”主持人又问：

“如果有十年时间让您重新选择生活，您怎么选择？”金庸答：“如果这十年中，一种是让我坐牢，但给我书看；另一种我有自由，但不让我读书，我选择第一种——在牢中读书。”

金庸的这番话，表达了他对书籍无限而执著的热爱。金庸以为读书更重要的是得到心理的满足，从学习中得到无穷的乐趣。书是一生最好的朋友，一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，在书中能够得到安慰。金庸先生希望年轻人养成读书的好习惯。只要学会读书，人生中遇点挫折、不如意，都不会放在眼里。

文学家鲁迅，少年时候便与书籍结下了深厚情缘。鲁迅平常十分爱护书，看书前总要先洗手。他从不轻易把自己用过的书借给别人，如果有人借书，他宁愿另买一本新书借人。鲁迅常年整日地看书，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书，从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，以至于养病时、喝茶时都在读书。鲁迅的读书方法有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”，“自愿的嗜好读书”等。鲁迅读书讲究“三性”，即目的性、灵活性和广泛性。

思想家梁启超读书，第一遍鸟瞰，第二遍解剖，第三遍会通。一般的粗读，有价值的细读，格言类的精读。语言学家林语堂觉得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，有胆识，有眼光，有毅力，这样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趣味。哲学家冯友兰的读书经验总结为四点：精其选、解其言、知其意和明其理。

大师谈读书，虽各有说法，但都一脉相通。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领悟文字的真谛，用自己的智慧辨别真伪，取其精华，为己所用。

4/23 世界读书日